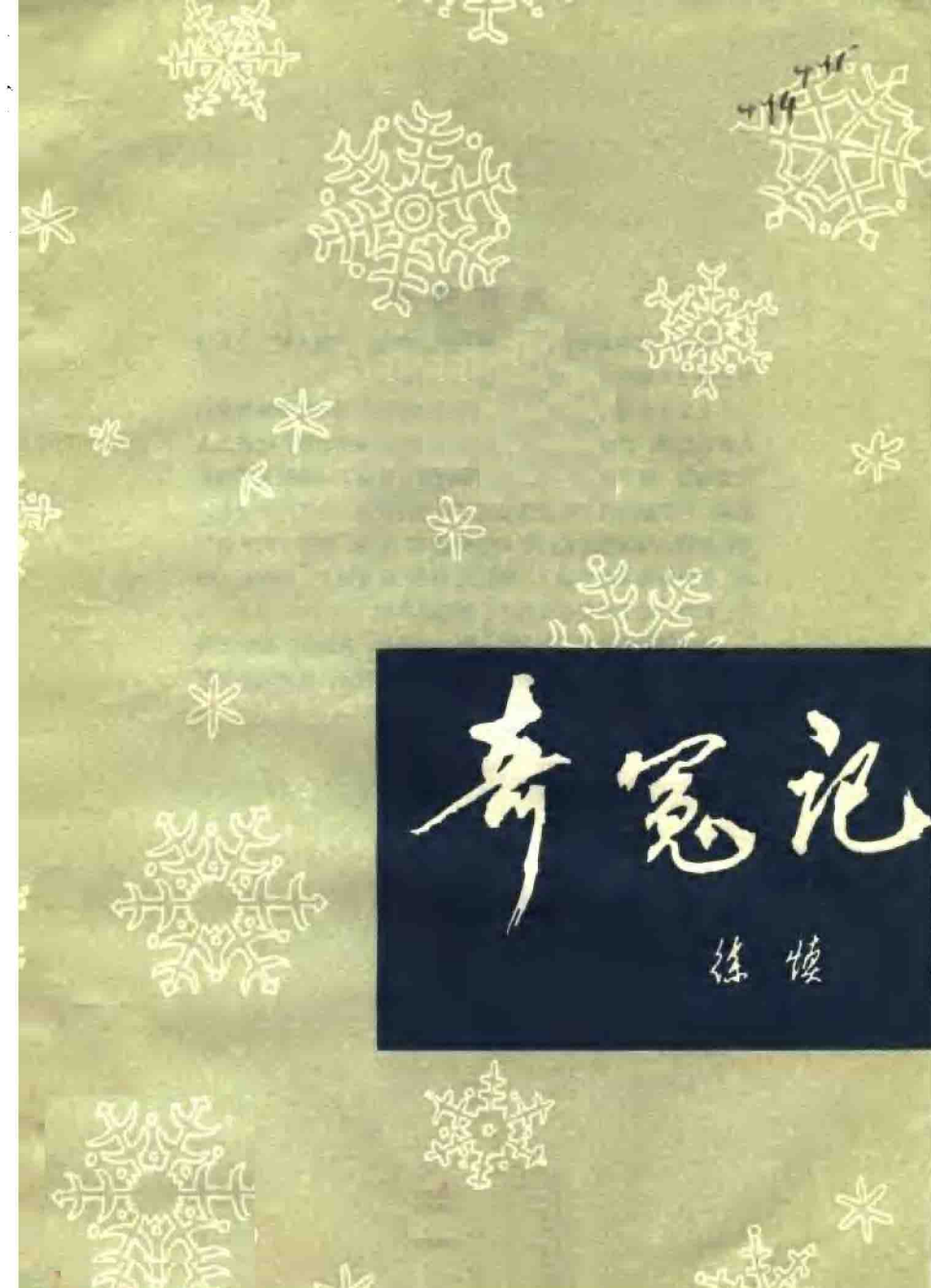


奇冠記

徐 慎





奇冤记

徐懷

奇 冤 记

徐 慎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6.375印张125千字
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—39,000册

统一书号 10105·298 定价0.43元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一部中篇小说。它着重揭露了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之流破坏社会主义法制、制造冤假错案的罪行。

在文化大革命中，有人揭发某省革委交通局长杜子斌曾向敌人屈膝投降。这个材料落入造反派头头齐正德手中后，杜齐二人相互勾结，嫁祸于一位不会说话的农民，造成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冤案。杜子斌的儿子杜宏果发觉了其中的破绽，为了伸张正义，为民除害，与其生父进行了义无反顾的斗争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在妈妈等人的协助下，杜宏果冲破重重阻力，经过深入分析、调查，终于向党中央汇报了案情的真相。

作品里所塑造的几个主要人物：杜宏果、齐侠侠、甜妹子和杜子斌、“草上飞”等，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，语言也颇为流畅、幽默。

目 次

一、狼狈为奸.....	(1)
二、一厢情愿.....	(22)
三、深山俊鸟.....	(43)
四、苦难情侣.....	(58)
五、双管齐下.....	(75)
六、殃及池鱼.....	(93)
七、心有灵犀.....	(110)
八、同病相怜.....	(123)
九、一箭双雕.....	(139)
十、舍车保帅.....	(155)
十一、杯弓蛇影.....	(175)
十二、曙光在前.....	(188)

一、狼 狈 为 奸

公元一九六八年那个炎热的夏天。

骄阳当空，万里无云；树不动，枝不摇，气温高达三十九度七。热得树上的蝉儿都不飞不叫了，热得老黄狗都耷拉着舌头、卧地不动了；可是，在M省工交战线造反司令部里，他们的头头——“草上飞”仍嫌温度不够，一再示意加温。

于是，鼓，擂得更响了；锣，敲得更急了；鞭炮声“噼噼啪啪”响个不停；中间还夹杂着“通——通——”三眼铳的声音。真是搞得硝烟弥漫，热火朝天。

这是庆贺工交战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。

现在，“草上飞”望着这热烈的景象、火红的场面，不由惬意地笑了。

“草上飞”是他的绰号。他的真名叫齐正德，今年三十九岁，长得倒也堂堂正正，一表人材。造反前他的职业是开小汽车的司机。他以开快车出名，而且从未出过差错，所以

人送外号“草上飞”。人怕出名猪怕壮，由于文化大革命前他就是“十万公里无事故的先进标兵”，加之他又是给领导干部开车，所以他很有号召力。造反时，他一树招兵旗，就有吃粮人。“呼啦”一下，省、市的司机竟都归在他的麾下。想不到他的“司机总部”竟成了全省最大的一个造反派组织。后来上级来了文件，取消跨行业组织，他只好把他的势力范围收缩到工交战线上来。他造反的特点也象他开车一样：快。比如“最新指示”一发表，别的组织还正在屋里写标语口号的时候，他的组织已经开着汽车在街上游行了；再比如要斗争省里的某一个当权派，别的组织正在布置会场时，他的组织已经把这个当权派揪到汽车上，开始在全城游斗了。搞武斗也一样，要摧垮某一个组织时，别人尚未动手，他的“飞虎队”已经把这个组织团团包围，断水、断电、断退路。如果这个组织不发表“解散声明”，他是决不手软，决不收兵的。“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”这是他的一句口头语。可是，这次成立革命委员会，他的组织却行动迟缓，比起其他组织来，几乎落后了一年。

这倒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原则把他卡住了。

革命委员会要坚持老、中、青三结合的原则。

他对那个“老、中、青”的“老”字挺有意见。

“他妈的，老子掂着脑袋造了几年反，赚下的这第一把交椅还得让给别人坐。这些老干部和躲在峨嵋山上的摘桃派有啥区别？”他发着牢骚，并且不伦不类地比喻着。“看起

来上边对我们这些‘造大爷’还是不放心的！”

“暂不成立！”他果敢地把手一砍说，“能推则推，能拖就拖！慌啥哩，东山日头一大堆哩！”

于是，他就以工交战线上的老干部“思想保守顽固，站不出来”为借口，迟迟不予成立。

他这个举动使他的兄弟们都发急了，都对他有意见了。有一天，“兄弟们”公推一个代表，来和他商谈这件事。这位代表是他们“兵团”里摇鹅毛扇的谋士，人称“智多星”。

“司令！”“智多星”开门见山地说，“识时务者为俊杰，顺潮流者是英雄。目前，成立革命委员会是大势所趋，任何人也阻挡不了。你这样推推拖拖，也不是长久之计。俗话说：能躲过八月十五，躲不过大年三十啊……”

“什么话？”“草上飞”眼一瞪说，“你把我比成猪了……”

“失言，失言！”“智多星”连忙陪着笑脸说，“比喻嘛，从来就不是那么准确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：建立革命委员会既然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，早晚都得成立，那么晚成立不如早成立。早一天成立，对司令会有早一天的好处……”

“什么好处？”“草上飞”瓮声瓮气地反问。

“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。”“智多星”侃侃而谈，“司令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当然，结合进来一个老干部对司令来说，未免有些碍手碍脚。但是，司令，您今后的纳新和提干问题，如果没有老干部的介绍和推荐，也势难解决

……”

“啊——！这，这……”“草上飞”的心悸动一下，觉得“智多星”的话也不无道理。

“如果司令的纳新和提干问题长久不能解决，你会变成一个空头司令、光杆司令！”“智多星”进一步引申说，

“如果司令的党籍解决啦，那就会成为终身司令。咱们虽然批判了‘入党做官’论，可实际情况仍然是不入党，做不了官！……”

“好你个‘智多星’！你这一斧头可真砍到正地方了。”

“草上飞”心悦诚服地说，“那么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下一步咱们必须物色一个得心应手的老干部。”“智多星”出谋献策说，“把他结合进来后，既不能挡了你的道，还得给你开路；既不能碍手碍脚，还得主动和你配合……”

“草上飞”听了这话后，眉头不由皱起来了。心想：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这样的老干部往哪儿去找呀？在自己发表的声明里要打倒和让靠边站的所有老干部中，恐怕没有一个够格的。要找一个“得心应手”的老干部，比我开着汽车走“十八盘”还难……

“智多星”马上看出了头头为难的脸色。便连忙主动推荐说：

“水和火是不相容的，但有时候水也离不开火，比如煮饭；新老干部是势不两立的，但必要时也得结合为一体，比如现在。当然，能和新干部溶为一体的老干部是为数不多的，

但也不是绝对没有。例如杜子斌同志，我看就不错。他最近接连发表声明支持我们……”

一听到“杜子斌”三个字，“草上飞”象被火烫了一下似的，身子不由哆嗦了一下。他忙打了一个制止的手势，让对方把话停住了。

“智多星”惊异地望着自己头头脸上那不可捉摸的表情，感到莫名其妙。

杜子斌，四十来岁，人长得精明能干。属于“年轻的老干部”那种类型。早在文化大革命前，他就被任命为省交通厅的副厅长，是个地委级的干部。由于他的“精明”，文化大革命中他也很少受到冲击，仅仅是落了个“靠边站”的待遇。按照他的话说：“靠边站，最合算：不挨斗争，不受批判，工资照发，悠悠转转；在机关可以隔岸观火，在家里可以看书做饭。”所以，他把“靠边站”和“活神仙”是划了等号的。

现在，“草上飞”一听说“智多星”推荐杜子斌，并说他最近接连发表声明支持他们，觉得这是老杜耍的一个“大大的阴谋”；而且这个阴谋竟把“智多星”这样的聪明人也蒙混住了，正说明这个人“大大的狡猾”。黄鼠狼给小鸡拜年，他是不安好心。说来道去还是为了一个“权”字呀！……马上，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一段往事，又浮现在“草上飞”的眼前——

那是一九六六年的五月，文化大革命还未正式开始，但是报纸刊物上造的舆论已经使不少的领导干部胆战心惊、志

忑不安了。什么“《海瑞罢官》”啦，“三家村”啦，什么“阎王殿”啦，“北京市委针插不进，水泼不进”啦……反正每天都有使人触目惊心的新闻和消息。

不过，那时候社会秩序还未大乱，党政机关也还未瘫痪。杜子斌作为副厅长，出入还是坐小车；“草上飞”作为小车班的司机，还得为厅长开车。

一天晚上，杜子斌去省委开会，由齐正德开车前往。谁知这是一个马拉松的会议，到深夜十二点会议还未结束。齐正德独坐无聊，便买了一瓶二锅头白酒配着一包花生米，钻在小汽车里自酌自饮起来。不到半个小时，他竟把这一瓶酒“报销”光了，喝得酩酊大醉。他刚要合上眼醒醒酒，会议结束了，杜子斌走进车来。这时，他不得不装出“没那事”的姿态，强打精神地把车开出省委机关……

他昏昏糊糊地握着方向盘，只是用习惯性动作开着车子，小车象风浪中的船，在宽阔而笔直的柏油马路上摇摆着、颠簸着……

五分钟、十分钟、十五分钟、二十分钟……几乎半个钟头了，怎么还没来到交通厅的宿舍院？杜子斌探头向车窗外一望，糟糕！小汽车驶进郊区了。他忙喊：“停车，停车！”小汽车停住了。司机对他歉意地笑笑：“啊！方向弄错了！”

齐正德忙把小车掉转头往回开。这时，他的脑袋已经清醒多了。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，他把车开得特别快，简直象离弦的箭一样，在马路上“飞”起来了……

正“飞”着、“飞”着，忽然车窗外传来一声惊心动魄的惨叫！啊！汽车肇事了。在这一瞬间，齐正德心想：完了，彻底完蛋了！起码要蹲三年到五年的监狱。如果警察检查出是酒后行车，那么刑期很可能还要增加一倍！天呐！这可怎么办？……他正要踩闸停车，忽然从后车座上象传来什么信息似的，竟响起副厅长的鼾声。这时，“草上飞”灵机一动：深更半夜，万籁俱寂，人不知，鬼不觉，我才不去自投罗网呢！冲，冲过去！……他不仅没有煞车，反而加大油门，一溜烟地从肇事地点“飞”过去了……

当小车安稳地停在副厅长的宿舍门前时，“草上飞”的心仍在“咚咚咚”地乱跳。

副厅长若无其事地从小汽车里出来了。他脸上的表情和平时没有什么异样，“草上飞”似乎放心了，他正想吹一阵口哨，来轻松一下刚才那紧张的心情；谁知当副厅长进门时，突然把头扭了过来，盯了小车司机一眼，脸上露出了一丝阴笑。在路灯映照下，“草上飞”看得十分清晰，那笑容又诡秘，又狡诈。那意味深长的眼神好象告诉司机：我的鼾声你应该知道是怎么来的啊！……

为此，“草上飞”很提心吊胆了一段时间。后来，虽然公安部门也发了侦缉通报，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迅速开展，社会上乱了起来，加之“公检法”被砸烂，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这件事在“草上飞”的心上越来越淡漠了。忽然，有一天，杜子斌竟旧事重提，把“草上飞”吓

了一跳。

那是在齐正德当上了工交战线造反兵团的司令之后，正对当权派一个、一个地进行审查，分门别类地进行排队的时候，杜子斌找上门来了，一见面就说：

“老齐，您现在当上了兵团司令，真是今非昔比了。听说你们正在对我们这号人分类排队，我想提醒您，要注意党的政策，不要犯方向路线的错误。这就象您开车，要掌握好方向盘一样，可不能象那天晚上再把车子开到郊区……”

“啊，啊……”“草上飞”象挨了一闷棍，竟不知所措了。好半天他才镇静下来，吱唔着说：“老杜，你就把心放肚里吧！秦叔宝为朋友两肋插刀，我齐正德一定按照政策办事。”

事后，在兵团里研究干部们的类别时，“草上飞”主动提出杜子斌应划为“三类”，因为“他是第二把手”，许多事情“不负主要责任”，可以“靠边站”，但不应该“打倒”。于是，在“打倒一切”的风潮里，杜子斌作为厅、局级干部，在省直机关竟破天荒地取得了一个“活神仙”的地位。

当然，这一切都是在心照不宣的默契中进行的。

通过对这段往事的回忆，目前更加提高了“草上飞”的戒心。他妈的！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老子给你封个“活神仙”，你还不满足。竟得寸进尺，想削尖头皮往革命委员会里钻。你钻进来干啥，还不是来夺老子的权。是嘛，小辫子在人家手里握着，到时候非给人家当撵山狗不可。即使当条狗人家也不一定喂你，时机一到，他很可能把你的“底”抖

露出来，一脚把你踢出门外，他好大权独揽……

“草上飞”想到这里，愈加感到杜子斌这个人非常奸诈，非常危险。最保险的办法是永远把这个人挂起来，永远不给他地位，永远不给他权力。人微言轻，象目前这样的悬殊地位，他是无能为力的。因为他的话没有分量，小蚂蚁岂能撼动泰山？……

于是，他的头摇得象钟摆一样，以不可置辩的口气对“智多星”说：

“你的意见是想让杜子斌站出来吗？嘿嘿，石狮子的屁股——没有门。此人根本不行。”

“为啥？”“智多星”偏要打烂沙锅问（纹）到底。

“啥也不啥！”当年的小车司机扑甩着手说，“这个人嘛，反正是马尾巴穿豆腐——提不起。”

“智多星”见自己的头头似乎有难言之隐，也不便多问，只好快快地走了。

由于工交战线的革命委员会迟迟不能建立，省革委的负责人也有些着急了。于是在一次小型的会议上扬言：“如果工交战线的领导干部实在站不出来的话，我们可就要派啦！”

一听说要派干部来，工交战线的兄弟姐妹们可都鞋壳篓里长草——慌（荒）了脚啦。是嘛，派进来的干部怎如自己保出来的干部有感情。再说辣椒虽辣有人买，甘蔗虽甜有人嫌。粒米养百人，百人百样性。派进来的干部人生面不熟，谁知道他是啥性情呢？……

恰巧这时，省清队办公室转来了一份关于杜子斌的材料。工交战线负责清队工作的“智多星”一看，喜出望外，如获至宝。他连忙带着兄弟哥们的意见和这份材料，第二次求见“草上飞”。

齐正德一见“智多星”闯进自己的卧室，知道他有大事汇报。便随口问了一句：

“啥事？”

“还是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事。”“智多星”忧心忡忡地说，“省革委可是扬言要给咱们派干部来了……”

“派呗！”“草上飞”漫不经心地说，“强龙不压地头蛇。不管派谁来，离了咱造反派，他寸步难行。”

“我的司令，话是这样说。但派进来的干部怎如咱们保出来的干部有感情。”“智多星”苦口婆心地说，“咱们保的干部不用，为啥定用派来的呢？……”

“咱们保过谁？”

“杜子斌！”

“谁保啦？”

“你！”

“我怎么保啦？”

“哎呀，我的司令！你的举动能瞒住别人，还能瞒住我‘智多星’。当初，咱们兵团要把他划为‘四类’，是你把他降为‘三类’；咱们兵团的同志主张‘打倒’，是你让他‘靠边站’。这不是有意保他是啥？”“智多星”边说边望着“草上飞”，想窥探一下他头头的脸上出现什么表情。

可是，“草上飞”的脸上却冷若冰霜，无动于衷。他非常淡漠地说：

“此人我通过长期观察，还是那一句话：马尾巴穿豆腐——提不起。”

“司令，你是不是感到此人难以驾驭？”“智多星”试探地说，“如果是为了这个，我今天给你送来了一条鞭子！”

“鞭子？”

“对！是一条可以降龙伏虎的鞭子！”“智多星”说着，把那份检举材料双手递了上去。

“草上飞”接过材料，看着看着，心里象迎风盛开的花朵，滴溜溜地转开了。心想：好个杜子斌，怪不得你要留一手。是嘛！自己一身白毛羽，咋说别人是妖精。原来你是贼胆心虚，老子却把你看成“野心勃勃”了。

原来这份材料是当年国民党保安团的一个文书写的。材料详细地回忆和记录了一九四九年初大别山解放前夕，杜子斌在伪团长面前叛变投敌的经过。当然，这位文书也不是主动写这份材料的。而是由于他的历史上有些污点，在清队中被揪了出来，人家把他关在“牛棚”里，让他“立功赎罪”。于是，这位文书便把他印象中最深刻的记忆如实地书写了出来。

请读者千万不要误会，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假材料太多、太多了！多得以致于对个别真实的材料也发生了怀疑。因为当时的大检举、大揭发、大批判高潮，一浪接一浪。真是天翻地覆，山呼海啸。但是，所检举揭发的内容都是捕风

捉影，道听途说，以假充真，无限上纲。搞得人眼花缭乱，真假难辨。有一条真理要记住：“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。”那时候的检举材料可能有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假的，但也不要排除有一分是真的。那位文书检举杜子斌的这份材料，事实证明，是千真万确的。

现在，“草上飞”看了这份材料之后，的确感到如长缨在手，马上就可以缚住杜子斌这条老苍龙了。不由心花怒放地对“智多星”说：

“好吧！这一回我依了你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不过，我得找杜子斌谈谈，征求征求他的意见。”

“对，对！路数走到，输戏不输过场嘛！”“智多星”会心地一笑，觉得意见已被采纳，便要走出去。

“别慌！给我写一张‘郎牛怀木猴’……”“草上飞”要求说。

“啊，对，对！”“智多星”牙咬着嘴唇，差一点没有笑出声来。忙掏出钢笔，便写起“请柬”来。

原来这“郎牛怀木猴”，是他们兄弟们间的一个典故。那是在庆祝造反组织成立一周年的日子里，“智多星”大摆宴席，请兄弟们去“干杯”。当时请柬上写的是：“即午杯水候光”。想不到这六个字，竟被他的司令读错了五个，念成“郎牛怀木猴”。当时大伙大笑了一通。这以后“郎牛怀木猴”便成了请客的代名词。

第二天一早，杜子斌得到“草上飞”“即午杯水候光”的